



传统与 现代的 整合

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发展论纲

纳麒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K281.3
6

传统与现代的整合

云南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论纲

纳麒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发展论纲/纳麒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1

ISBN 7-81068-232-6

I. 传… II. 纳… III. ①回族—民族历史—研究—云南省 ②回族—民族文化—研究—云南省 ③回族—民族发展—研究—云南省 IV. K2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0521 号

责任编辑 蔡红华

装帧设计 郑 滋 张 淳

责任校对 段建堂 何传玉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Http://www.yn.edu.cn/publish/index.htm

E-mail: yup@ynu.edu.cn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委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2000

书 号 ISBN 7-81068-232-6/C·30

定 价 16.00 元



序 一

刘新生

云南省一批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实地调研和理论思考，推出了研究民族聚居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略的专著。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纳麒同志的《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发展论纲》一书，正是这样一部极富理论创见和现实指导意义的代表之作。该书是纳麒教授攻读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本，凝聚了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20余年教学研究和理论思考的辛勤汗水。作为该书的第一批读者，我十分高兴地在此向广大读者作一推荐。

首先，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宗教观为指导思想，从理论思辨的高度，廓清了对回回民族的民族特性应有的理论认识。

在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回回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的优秀成员。其民族特性中具有三大显著的特征：一是族源里与生俱来的普遍的商品经济意识；二是表现在生活习俗、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民族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二元统一；三是历史上形成的以爱国爱教为主导的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和反抗一切恶势力的强烈的抗争精神。对第一个特征，既往的理论界早有共识；对第二个特征，大家主要将其放到伊斯兰教与回回民族的关系的探讨中来分析，但始终徘徊在“核心”说和“纽带”说之间。纳麒同志独辟蹊径，振叶寻根，观澜索源，以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从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角度，去系统考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揭示了其从“侨民文化”（礼俗层面）到“汉化”（理论化）再到“回族化”（伊斯兰教的回族化和回族化的伊斯兰教）的三个发展阶段，指出伊斯兰文化与回族传统文化之间本质上是一种高度合一的二元一体关系，从而确定了自己展开分析的理论架构。回回民族所具有的第三个特征尤为显著，远的不说，仅在近代以来的回民反清起义、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救亡、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反抗“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该特征都有具体而充分的表现，曾受到过孙中山、鲁迅和我党老一代领导人的褒扬。

回顾我们党的民族工作历史，对回回民族的研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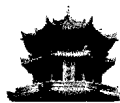
最早和最充分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曾组织以李维汉同志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对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系统的调查研究，出版过指导解放区回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奠定了全党后来从事回族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但囿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未能对回回民族特性形成的深层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根源做出相应的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曾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开展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然而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未能深入。改革开放 20 余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云南这样的多民族边疆省份，由于各民族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往往因经济或文化因素而引发出民族关系问题乃至引发局部关系的紧张与冲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各民族间在频繁的经济社会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摩擦与纠纷，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又常常出现两种不正常的情况。一是当矛盾出现的时候，回族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便加以利用，他们打起民族宗教的旗号来维护少数人的私利甚至于掩盖其非法行为。二是有的干部甚至是相当负责的干部和部分群众又由于对回回民族的个性缺乏科学而必要的认识，



往往也以偏概全，把回族中少数人的行为视为回回民族的行为，这种事实上的民族偏见，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回族干部和群众的民族感情。学术理论界的同志们对此问题虽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但始终未能做出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答。纳麒同志以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底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透彻的理论探索，体现了作者的卓识远见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其次，该书敢于直面当前回族聚居区社会转型过程中回回民族自身存在的阻碍着本民族两个文明建设的主要问题。作者以一名党的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和深深热爱着本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怀着满腔的赤诚，从主位和客位两个角度对上述问题做鞭辟入里的点评。点评中情理交融，感人至深。

理论工作者的远见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并能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去找出问题发生的根源和彼此联系的内在规律，最终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则属于理论工作者的卓识与智慧范畴。纳麒同志在该书的上、中篇里对云南回族社会的现状做了实事求是的历史透视和客观描述；在下篇里，透过对云南回族教育的传统与走向的客观分析，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继承并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走传统与现代整合的回族聚居区道德与法制建设的可行性策略，从而为本书划上了



圆满的句号。

江泽民同志 1993 年 11 月 7 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交融的过程，各族人民在彼此交往特别是近百年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不断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唯有这样，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固，中华民族才能振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才能顺利实现。”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是我们在新时期认识和处理一切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回族民族是一个优秀的群体，我们党历来对回族工作都高度重视。云南作为我国重要的一个边疆和民族省份，回族工作在全省的民族工作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纳麒同志的这本理论专著着眼于世纪之交回族社会转型过程中两个文明建设的战略思考，是对多年来云南省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继承和发扬，是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的。书中分析的个案虽取材于云南回族聚居区，但因云南回族与全国回族同源共流，其共性已经远远超出云南的范围，许多理论创见实际上可以放之全国，供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们参考。

总之，该书既有极高的理论学术价值，又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是云南省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中绽放的一



朵理论奇葩。我深信：它的出版面世不仅对回族工作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对于各民族的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理解回族，都大有裨益；对回族同胞而言，该书的出版无疑在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我热烈地祝贺纳麒教授的这部专著出版，并希望纳麒教授在今后的研究中将其完善，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刘树生，回族，原云南省政协主席）



· 7 ·

序 二

王天军

中共云南省委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战略之后，立即得到全省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理论界的积极响应。全省人民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热情不断高涨，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生机勃勃。在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过程中，一批理论成果相继问世，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纳麒教授的新著《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发展论纲》便是其中很富理论创见和现实意义的一部力作。

通观全书，有以下特点：

一是很有新意。江泽民同志最近提出理论创新这一命题，号召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积极投身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中去。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的价值也在于创新。

本书的新意首先体现为思维方法新，即运用邓小平理论的思维方法去分析民族和宗教问题，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实际去建构回族文化建设的理论框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告诉我们，民族和宗教都属于历史范畴，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和国家消亡，支配人们的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根除，民族和宗教都将会自然消亡。然而，这是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的目标，而从现实社会到理想社会还有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自由、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妥善处理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但是，在具体的理论研究和民族问题处理上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根源在于受传统的非科学思维方法影响至深，将高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淆，不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来审视与解决现实问题。本书作者摆脱了这一传统思维定势，跳出了简单地引用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的窠臼，准确地把握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并将其当做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用以分析民族和宗教问题，建构云南回族聚居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框架。

其次是选题新，即选择了一个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不应回避但却少人问津的研究课题——回族聚居区的文明建设。回族聚居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其



与伊斯兰教息息相关，被视为一个极为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不少理论研究者采取回避的态度，民族工作者也往往谨慎行事。事实上，广大回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殷切期望能够加快本民族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个目前人口达 900 万之上的民族，其文明建设的水平和速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关系到全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大局。本书作者以党的领导干部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大无畏的理论勇气，选择了这一关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局的研究课题，并进行了极具深度的研究。

最后是观点新，发前人所未发。无论是反思回回民族艰难的发展历史，还是审视博大精深的回回文化，无论是深层次的理论阐释与论证，还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都能闪现出一串串思想火花，提出一个个发聋振聩的思想观点，时时给人以新见迭出、应接不暇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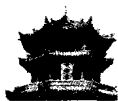
二是很有深度。虽然此书不是纯理论著作，而是对云南回族聚居区的个案研究，但作者没有满足于历史事实的追述，也没有沉湎于回回文化现象的描写，而是透过云南回族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现象，挖掘其深层次的特征与规律，从而使本书洋溢着浓郁的哲学色彩，成为民



族研究尤其是回族研究中一部极具深度的著作。

三是很有特色。本书采用了自观与他观、宏观与微观、田野调查与理论分析等多视角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其研究呈现出“入乎其中，超乎其外”，强烈的情感色彩与深刻的理性色彩融为一体的特色。因此，无论是从回族研究的角度看，还是从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的角度看，本书都是极具特色的著作。

作者首先是回族人民的儿子。作为一名生长在回族家庭和回族聚居区的回族同胞，回族文化深深地浸润着他，使他对本民族怀有赤子的火热情感。在《绪言》中，作者满怀深情地自白道：“我像绝大多数回族聚居地区的回族孩子一样，从小生长在浓郁的回族环境之中，受过最典型的回族传统家庭的教育，接受过经堂教育的启蒙和洗礼，参加过节日庆典时群众会礼的宏大场面，亲身感悟过宗教活动中那种既庄严神秘，又刻骨铭心的震撼力。虽然早已离开了回族聚居地特有的生活氛围，但割不断的缕缕亲情使我始终与父老乡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始终关注着回族同胞的变化和进步……”由此，在研究过程中，作者运用“自观方法”(emic)或“主位研究”方法，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对本民族的文化和心理进行观察体验与反思分析，并带着浓郁的情感去研究回族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文化堕距，提出回族聚居区文明建设的任务与构想。我们从字里行间



均能感受到作者深深的民族情、浓浓的赤子心。

作者又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20多年来，纳麒同志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并获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学位。诚如他本人所言：“朴素的民族感情绝不可以凌驾和替代严肃认真的理论思考和探索。”在对本民族进行“自观”的同时，作者又能“超乎其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有的理性自觉，对回族文化进行“他观”（etic）或“客位研究”。通过换位研究，使全书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与分析回族文化。本书的研究不仅避免了偏狭与极端，达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和深度，而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作为一名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和高等学校的领导，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处处以党性原则和党的民族宗教工作方针为指针，从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的角度和党的领导干部的角度去研究民族问题，从而使本书体现出鲜明的党性原则特色，体现出明显的对回族的民族责任感与对党和国家的责任感高度统一的特色。

云南这块红土地上聚居着60多万回族同胞，回族聚居区的文化建设在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纳麒同志的《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云南回族历史·文化·发展论纲》一书，其本身就是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云南省精神文明指



导委员会办公室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工作的新收获。我深信，本书的出版将会对回族聚居区的民族文化建设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云南各民族的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希望，全省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积极投身于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中来，为开创一个经济发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的新局面献策出力。

(王天玺，彝族，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



导 读 提 示

回族是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 10 个少数民族之一，也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人口比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据 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回族人口已达 860 多万，其总数仅次于汉族、壮族和满族，居第四位。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回族分布，大都围绕清真寺而居，形成大小不一的聚居区，地域分布上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回族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个性，这同回族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境遇的特殊性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因而，研究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成为认识回族和探讨回族诸多问题的切入点和契机。

与中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相比，在民族的形成上，回族不是由中国境内原来的氏族部落融合、发展形成的民族，而基本上是由许多外来人在中国土地上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的。回族的先民最早可追溯为 7 世纪以来，因通商、通使进入中国并侨居唐、宋京城和东南沿海某些港埠（如广州、泉州等）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史称“蕃客”、“胡商”及“土生蕃客”、“三世蕃客”、“五世蕃客”。而回族先民的主体部分则是 13 世纪随蒙古



征宋大军进入中国并落籍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云南回族与全国回族同源同流。史载，13 世纪元宪宗三年（1253 年），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古军和西域回回亲军 10 万人南下平大理国，是回回人入居云南的开端。明初和清初，回回移民又先后两次大量入滇，至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满清王朝大举“屠回、灭回”前，云南回族人口已达 80 余万，约占当时全省人口的 1/7，成为云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历代入滇的回回人，主要是以从军（部分是为官）的身份而来，并以屯戍的方式聚族而居以落籍，于是形成了广大回族聚居区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活动特征；又由于“上马则备战斗”的需要，回回屯戍地大多为交通沿线和战略要地，进而又形成了农耕之余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回族经济生活特点；再则，长期从事征战的历史以及明清后政治颓势的不断加剧，使作为外来族群并居世袭族群“大包围”之中的回族人，以加强内部凝聚力而保生存的强烈民族意识，以及对周围环境、族群动态保持高度警觉的民众心态和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刚性特征逐步形成并得到强化。

回族作为独立民族形成于明代初期，此前，伊斯兰教已经伴随回族先民的侨居而传入中国。伊斯兰教既是回族先民信奉的宗教，同时作为一种既成的文化又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回族先民的政治、军事、经济、习俗等之中，成为维系回族先民生活的精神纽带。伊斯兰文化先于回族形成而存在和传播的事实，必然造成在回族形成过程中伊斯兰文化与回族的包括哲学思